

短篇小說

叢刊

短篇小說叢刻初編目錄

歇洛克初到上海第一案

歇洛克初到上海第二案

愛國幼年會

人力車夫

張先生

王公子

五烟先生

蘇州之警察

新黃梁

賣國奴

千里馬

三家村

路斃

拆字先生

馬賊

勞働獄

中間人

軍機大臣

短篇小說選刻 第一編目錄

二

支那人之奴性談

茶花第二之豔史

新倫理

某省採辦員之極樂史

風流觀察

某省游歷員之俱樂部

某某藥房之保證書

大跑馬之賽珍會

六月素

地藏誕

一封書

美人首

接差

二十世紀之新發明品『學奴』

某女學生之二夫主義

日本某留學生之影片

張天師

張天師

短篇小說叢刻第一編

歇洛克初到上海第一案

冷血

歇洛克係英國包探名人。前自時務報上譯行滑震包探案後。又有啟文社。文明書局等。繼譯華生（即滑震）包探案。又有商務書館。繼譯補華生包探案。又有新民叢報繼譯歇洛克再生第一案第二案。均道歇洛克包探事。讀之大有趣味。大可發人心思。自是大家文字。若此作特遊戲耳。借題目耳。與前種種無涉。閱者不必笑我效顰。

歇洛克抵上海之明日。時近上午十二點鐘。正仰坐安樂椅上。口啣雪茄烟。與滑震談上海異事。忽聞叩門聲得得。歇洛克即呼之入室。開門見係一華客。年可三十有一二。入門後。見禮畢。歇洛克即速客坐。問客來何意。客云久聞歇先生大名。前讀包探書。知先生善探人術。能發幽燭微。知過去

未。來。事。今。知。先。生。來。特。就。先。生。一。請。教。

歇洛克問欲探何事竊賊歟？親戚失蹤歟？謀殺人犯歟？華客皆曰否。
！此乃無與人事。我欲詢先生。先生能舉我自昨夜來至現在凡我所舉動。
一一告我否？歇洛克領首。乃上下視華客。

歇洛克問華客曰。我觀汝兩目。垢尚未去。汝起牀距來此時。必尚未及一點鐘。是否？華客曰是。！又曰汝眼皮尙下墮。昨夜汝睡必未醒。是否？華客曰是。！又曰汝右手大二兩指烏黑。色尙新。汝齒焦灼。吐氣有鴉片味。汝未來之前。必先吸鴉片烟。是否？華客曰是。！又曰汝指頭有堅肉。汝必好骨牌。汝昨夜未睡。亦必爲賭骨牌。故是否？華客曰是。！又曰汝眉之下。目之上。皮赤多紅筋。兩瞳常茫視。汝昨夜必近女色。且已受毒。是否？華客曰是。！歇洛克語畢。華客尙傾聽。歇洛克因又問曰。我所問汝者。盡是歟？華客

曰盡是！曰然則我所探之事已畢。汝可去。華客大笑。

歇洛克問何故笑。華客云：「若然！我亦能爲名包探。何足奇？」歇洛克問何故？且云：「然則汝試一探我？」華客問云：「我知汝是人然否？」歇洛克笑應云：「然！又云：我知汝非我中國人然否？」歇洛克又笑應云：「然！又云：汝有頭有體，有四肢，然否？」歇洛克又應云：「然！又云：汝口必言，目必視，耳必聽，手必動，足必行，必食，必飲，必起，必臥，必呼吸，然否？」歇洛克又應云：「然！華客至此忽不語。歇洛克問何不語。華客云：我所問汝者，盡然歟？」歇洛克曰：「盡然。」曰：「然則我所探之事已畢。復何語？」歇洛克曰：「否！」汝所云乃人生尋常事，何用汝探。華客嗤然曰：「汝所云獨非我上海人尋常事，亦何用汝探。」歇洛克瞪目不知所對。華客逕去。

冷血曰：以歇洛克呼爾俄斯之能，而窮於上海。

歇洛克初到上海第二案

天笑

前閱時報，有冷血新著『歇洛克初到上海第一案』，用筆峭冷，耐人尋味。意冷血先生必有第二案出現，爲小說界所歡迎也。乃翹盼至今，依然爲金玉之闕。鄙人不揣冒昧，戲爲續貂。脫冷血有第三案來，則又閱時報者所屬望也。

華客既去，歇洛克乃顧謂滑震曰：我聞上海爲支那文明中心點，不信舉此輩人，良可憫歎。滑震曰：雖然，今支那方汲汲以圖改革，青年志士之負篋東遊者，歲以千計。君不能以海上之醉生夢死者概今日諸少年。歇洛克曰：唯唯。

語未已，忽聞門鈴聲響。一少年昂然入，穿緊窄之西服，腦後黑髮鬚鬚，長數

寸。眼金鏡而口雪茄。向歇洛克爲禮曰。僕自日本歸。垂兩月矣。久聞歇先生大名。今日始得拜識。語時。頻以手探衣囊。出金表視之。若事甚忙迫。有分秒未可輕度者。

歇洛克拽輪椅使近火爐。曰。客姑坐。少年徐徐就坐。歇洛克問客來何意。少年曰。歇先生。神探也。余無奇案。足勞鈎稽。姑就日來鄙人所行事。一試先生神技。歇洛克曰。唯唯。

歇洛克乃上下視少年。歇洛克曰。君日來大忙。多行路。然否。曰。然。歇洛克曰。君昨夜睡甚遲。然否。曰。然。歇洛克曰。君頃者起一稿。既而又揉碎之。然否。曰。然。歇洛克曰。君刻又須赴友人之約。然否。曰。然。歇洛克曰。然則皆然乎。曰。皆然。

歇洛克曰。然則君事不難知。君輩少年。方歸祖國。急思有所運動。我見君履

製甚新而底已敝。知君必多行路故。君衣袖多蠟淚。又多綢紋。知君必昨失睡。而今假寐故。又見君手掌有墨痕。是墨濺未乾而揉碎故。君來頻視囊中表。則必與友人約。恐愆期故。然則君事不難知。君殆欲有所運動。以爲祖國益。

少年聞言。笑而不答。歇洛克問客何笑。曰。向我謂先生神於探案。今知實不逮上海書寓中一侍兒。侍兒之偵我輩。索纏頭資也。百不失一。子何其理想之謬戾。反出彼下哉。歇洛克爽然曰。何謂也。少年曰。我歸自東京。見世事益不可爲。我已灰心。我惟於醇酒婦人中求生活。我來上海垂兩月。我日必至張園。夜必兜圈子。不覺履之敝。而使子屬目。我昨夜睡甚遲者。以與友人雀戰故。我和清一色。喜極躍起。燭仆於衣袖間。故又不覺蠟淚點點沾我袖。我掌中確有墨痕。頃在一品香。擬招某校書侑觴。已書局票。既而易之。想墨濺

未乾遂染指焉。至來時。頗觀時表者。則在烟榻上。朦朧睡去。醒時急起。恐誤我意。中人某某之密約耳。少年語畢。揚長自去。歇洛克瞳目不能展一詞。良久良久。歇洛克歎曰。滑震君爲我記之。此我來上海第二次失敗也。

天笑曰。橘踰淮而成枳。歇洛克至上海。則不及書寓中一侍兒。怪事怪事。

愛國幼年會

天笑

嗚呼。我可愛之少年。我可敬之少年。亦知美利堅有愛國幼年會事乎。我述之。我將紹介於我國之少年。

當一千九百零三年時。美利堅有一四萬噸之大軍艦。舉進水式。軍樂悠揚。國旗飄蕩。盛哉盛哉。

顧此軍艦何名乎。則以『亞美利加之幼童』稱。

我將溯其名稱。而詳其歷史。我敬愛之少年。曷一垂聽也。

初當某歲之夏。各小學校將放暑假時。教師恒率學生游行海濱。暮景蒼然。夕陽紅如火。齊清風徐來爲狀。殊適。

俄見一巨艦。乘風破浪而來。氣象偉然。遙瞻國旗。作星星之點。小學生大喜躍。咸拍手歡迎之。

師曰。汝曹樂乎。僉曰。樂甚。

師曰。汝曹雖童子。寧不能造此巨艦。以擁護國家。汝曹當自惕。學生曰。先生。誑哉。學生輩。年穉力弱。且無私蓄。烏足經營。是矧一艦之費。需幾何。請先生有以詔我來。

師曰。少可百萬圓。小學生聞言。均咋舌。師曰。汝曹無震爲世界無不可爲事。我請析其理爲汝曹告。

學生均曰。願聞。師曰。今請君等於日食果餌之中。月節數銅幣。諒不爲損。積

歲可得金圓半以之存儲於儲蓄銀行。

學生曰。是。是。者。何。爲。也。

師曰。未已也。今我美國小學生徒。全國可八百萬。脫每人如是者。不及一年。而若此之軍艦。可四也。學生聞言大感奮。

是日之晚。教師方掩戶欲就寢。有叩戶者。則本學堂學生全體來。每人持銅幣數枚。曰。學生等感先生言。敢節果餌之資。以爲軍艦之需。願先生爲我輩貯之。儲蓄銀行。

師敬受之。曰。諾。

翌日。某報載其事。於是遐邇各小學堂均贊成之。不一月而愛國幼年會成立。

愛國幼年會之宗旨三。提倡尙武精神。一也。獎勵公共儲蓄。二也。發起愛國。

思想三也。

於是美國之童子。噉一佳果。必曰。我其以是爲軍艦之貯金。購一玩具。必曰。我其以是爲軍艦之貯金。女學校之初級生。爭貨其手編物。曰。將以是爲軍艦之貯金。

不半載而各處儲蓄銀行之報告。凡軍艦貯金三百萬餘。愛國幼年會決議。先造此艦。命名曰『亞美利加之幼童』。

余述此事。竟余敬告我國之少年。曰。是可爲模範者也。是可爲模範者也。他日。我海上。或有『中國幼童』之軍艦。出現乎。我不禁三呼曰。我中國少年萬歲。我中國愛國幼年會萬歲。我『中國幼童』之軍艦萬歲。

人力車夫

天笑

小雨初晴。涼颼飄拂。衣袂間於繁溽淫蒸之中。忽與以蕭疏駘蕩之氣。嗚呼。

瞻覓此清涼界世者

散步出館門。逶迤而西。瞥觀一廣場。林木純碧。纖草如氈。噫。是何地耶。云是歐人競馬場。

場故神州一片乾淨土。第今日則以治外法權。縱爲舊主人者。亦在擯列。面場爲一大餐館。時聞酒酣歌呼之聲。杯盞鏗然。狂謳無節。且雜以琴韻。嘹亮僊僊乎。是極樂國也。

環場泊人力車。以數十計。鵠立其旁者。或黃而萎。或黝而瘠。目閃閃。視對面餐館中。以爲是中皆天驕之子。我苟負之而趨者。值必倍。

故每見有藍睛紺髮之儔。出則羣趨之。如衆蟻之附氈。如羣狗之爭骨。俄而一睥目。幡腹者。顛頓扶醉而前。羣車圍之。蜂擁幾不能舉足。旣爲一健者所得。其稱意之狀。如獲陳球大寶以歸。

於是車中人以杖指曰左疾馳而左以杖指曰右疾馳而右無敢少拂者車中人傲睨自若車者亦傲睨自若苟前車非作歐西文明裝者必疾趨而過矜捷足。

而意中若曰汝輩試視我車中人者我車中人高貴之人種也車中人不尋常我亦不尋常。

行稍緩以杖攔其頭以足蹴其背詈曰叱嗟爾豚尾奴今日亦噉飯耶何絲毫無氣力者。

車夫受杖擊不敢一回首擊愈猛趨愈力恨不背生雙翅者足騰空而頭俛地爲狀直類狗嗟夫嗟夫我不忍見此狀。

已而車中人疾呼曰止車夫釋重負喘如牛汗淋漓沿兩頰而下肩背盡濕如水。中浴以爲我如此勞苦渠必厚犒我得此或足以買一醉稍償我苦。

車中人乃徐徐下車不名一錢揚長竟去

車夫瞠目視噤不能聲既而大悲曰自朝至暮坐泥城橋方謂得此好生涯者今奈何

方呶呶間一頭裹紅巾之印捕揮手曰去去不則擊碎而車

某君者憫之出小銀圓二枚磨之去且曰汝曹識之勿尊彼人若神聖固亦有此輩也彼吝此區區者我爲代償若值也可

張先生

天笑

嗚呼世殆無真守舊者世果有真守舊者則我將買絲繡之鑄金事之我持此說久顧我遇閱宿學中不得其人我遍相碩彥中不得其人我大索於師事友事之朋儕中亦不得其人嗚呼其遂已矣乎其遂已矣乎雖然我鄉有張先生者庶幾近之

張先生。逸其名。以姓行。羣呼之曰張先生。張先生亦受之曰諾。張先生。經生也。皓首窮經。抱絕學不與世浮沉。人呼張先生爲杜園伏生。張先生意殊得。張先生貌不揚。面長如瓜。衣服垢敝。積膩厚寸許。其腰圍之肥。足容三數人。袖寬可以納新生之小臂。而人莫之覺。

張先生服是服。固自謂章甫縫掖。不是過。見有勁裝窄袖者。張先生面斥之曰。夷也夷也。

顧婦人女子。見張先生來。則疾掩戶。甚不得其歡迎。以張先生之嚴重。宜其與粉黛無緣。矧貌寢體垢。而最難堪者。則張先生之口氣。

張先生生平不漱口。不刷牙。而性嗜黃煙。觸之令人作三日嘔。故張先生之口氣。於五武外。卽遙嗅得之。

然而張先生之愛國思想。殊足風後進。蓋張先生自頂至踵。曾無一絲一縷。